

大時代

文藝叢書

鄭振鐸
王任叔
孔另境
編主

掠影集

柯靈著



世界書局印行

編主 境另孔 叔任王 輝振鄭

書叢藝文時代大

集影掠

著 靈 柯

行印局書界世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

掠影集

實價國幣四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柯 靈
發行人 陸 誼
出版者 世界書局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大時代文藝叢書序

文藝工作者在這個大時代裏必須更勇敢，更強毅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，以如椽的筆，作爲刀，作爲矛，作爲炮彈，爲祖國的生存而奮鬥。在這個大時代裏，文藝工作者成爲無量數的羣衆中的一份子；而不是孤高自賞的自己禁閉於象牙塔裏的人物了。他要應用着他的特殊的技能與工具爲無量數的羣衆寫作，咏歌，演奏，呼號。他要貢獻他的一切給祖國；沒有例外，沒有躲避，沒有退息與閑暇。山林的清音告退，個人的牢愁靠後；不再歌頌愛情，不再讚美自然，沒有例外，他活在這個苦難艱危的時代，他必須負擔一切羣衆所負擔的責任與苦難。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；因之，他必須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』他要爲祖國與無量數的羣衆在最黑暗的漫漫長夜裏擎起火炬，

照耀到天明。

在過去的無數世紀裏，偉大的文藝家們，沒有一個不是在苦難中生長的；沒有一個不是爲祖國而貢獻了他的一切的。孔子爲周與魯而殫其一生的力量；其道不行，則退而講學。Aeschylus生在希臘與強大的波斯帝國作着生死鬥的時代；他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家，同時也是一個出現於波斯戰役裏的勇士。西班牙的 Cervantes 也是一個戰士；他在被俘囚的時間裏寫着不朽的『Don Quixote』。屈原寫離騷，不是爲自己的不幸而寫，他所反復叮嚀者只是『恐皇與之敗績。』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是『憂天下』的。『白了漢』與禁閉在象牙塔裏的人物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。所以，當我們的祖國在作着生死鬥的大時代，一切文藝工作者們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就是貢獻一切給我們的祖國；沒有躊躇，沒有彷徨，沒有躲藏，沒有例外。

這是一個開始。當天色明亮了的時候，當光明的時代到來的時候，Aeschylus 般的偉大作家們必定就會在苦鬥的一羣裏產生出來的。

『冬天來了，春天也就不在遠處了。』

耐得住冬天的寒冷與風雪的，就會見得到繁花如錦的春天。

不要在苦難前而退縮，不要在風雪交加的冬夜裏躲藏起來，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。當全民族在經歷着空前的火的洗煉的時候，個人是沒有，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穩處所的。挺着胸，擎着火炬，在漫漫長夜裏，照耀到天明！

而天明已不在遠。東邊的天空已隱隱的顯出曙光了。Auora 已經在飛翔，在向我們走來了。我們這一羣文藝工作者們，力量雖然薄弱，但沒有一個敢放棄了我們的應盡的任務。這部『大時代文藝叢書』的編著，便是我們的工作之一。

是東方將曙以前的一羣叫曉的鷄鳴聲。

然而衆額皆將響應。天色就要明亮。一個光明的大時代，就將到來。

以此自勵，並以勵人。

是爲序。

序

我曾經生活在寂寞裏。一大堆少年的日子，像春初天氣，都在雨聲潺潺中逝去。家庭的光景正在中落，念書的幸福我算是無份了。剛懂得一星半點世事，事事便無情地壓到我的身上，而理想卻已經日漸遠去，真所謂「四顧茫茫」，生命失了着落。因為要填補這空虛，有一年多時間，我每晚埋頭于煤油燈的黯黯的光圈下，用一本紅格簿子，細心地鈔寫報紙副刊上自己所喜愛的文字，算是練習小楷，也算是欣賞作品罷；而目的卻顯然祇在用一些纖細的字跡，來對付那龐大的寂寞的侵襲。雖然當時並沒有明顯的意識到。一年夏天，一個童年的伴侶，本來住在鄉下後來遷移到城裏去的，忽然又搬回鄉下，隔了許多年，還覺得可親，于是有些熱鬧起來了。特別使我高興的是他家裏帶來了好些新文藝的書籍雜誌，我借了來，雜亂而貪婪的閱讀，那情形有如一句成語所說——「飢不擇食」的樣子。然而我也彷彿終於從此發見了另一個世界。

這樣的境況說來平常，它爬在我的記憶裏卻極其固執。因為我似的淺陋的人，也會跟文藝發生若干瓜葛，說起因緣，還應當歸結到那一堆沒有歡笑的日子。

這些年來，困擾着我的是所謂「生活」。它使我有失，卻也使我有得。許多人世間可悲可喜可笑可歌的事情，更親切地看到了，有時自己還在裏面串演了一角。「徘徊斗室，俯仰天地」之餘，不免有些感慨，那結果就委屈了若干紙張和筆墨；而這也就是我的一些「作品」的由來。但表現在拙劣的文字中間的，萬一竟有些什麼，也不過是一顆質樸的心。海的浩瀚由于它懷抱的深，溪的晶瑩由于它源流的長；而我呢，設個譬，那正如鄉間隔邊的小溝，因為底子淺，春風也吹不起一片漪漣。

爲了紀念那一段逝去的年光，我今年決心把幾年來所寫的東西輯集起來，其中挑出算是小說的七篇，便成了這一本。它們蕪雜，粗陋，形式不一，作風各異，正是一種低等學藝者的習作的本色。這在編選之際，尤其是在看校樣的時候，使我有近乎苦痛的心情。但結果還是硬着心腸打發它們出門了。並非真的是什麼「敝帚自珍」，爲的我還不能忘情過去——我前面提到的那一位童年的朋友，如今正躲在鄉下養着肺病，我願望以這本小書博得他病中的一笑。——至于這小書的

能够出版，那是一種幸運，這里我得虔誠的感謝編輯「大時代叢書」的三位先生。叫做「掠影集」是表明這無非是一些淺薄平庸，浮光掠影之作。

一九三九年五月，柯靈于望江樓。

掠影集目次

同伴	一
聖裔	三一
未終場	六一
浮世畫	七二
雲	一〇五
樂土	一二五
鵬	一四三

同伴

聽見同伴們的傳說，黃莉蕾要加入我們這歌舞團來了。

黃莉蕾：在上海歌舞界似乎是一個有些磁性的名字，我們這里就有許多伙伴認識她。因為呼吸着歌舞團的空氣並不長久，而未踏進這圈子以前，自己又不太有機會跑到那些聲色繽紛的場所去，因此我連她的照片也沒有看見過，雖然幾乎每天都可以在小報上看見關於她的文字。

大概爲了這魅人的角色將要作我們的伙伴的緣故，黃莉蕾這三個字就常在各人的口裏傳遞，一直到她正式加入了的時候。

我在這歌舞團裏擔任的是一種文字上的工作，例如撰擬廣告與宣傳稿件。團裏的姑娘們，因為我能够把她們的名字寫在原稿紙上在報上排成鉛字登出來，多數都樂于跟我親近。這一天，那近來常常到我身邊走動的琴舫——她是一個剛學會歌舞，可以單獨登臺演唱，而年齡上是才懂

得一點人事的姑娘。——忽然跑來告訴我說：

「張先生，你快去看看，黃莉蕾來了！」

沒有躊躇，一種好奇的心理叫我順從了琴舫的慫恿。

修長的身材，側面的蛋圓而白皙的臉，描繪得極長的眉毛掩覆着畫着黑圈的媚眼。蜷曲的黑髮蓬在頭上。一身紅色的西裝。這強烈的色彩會叫每一個人都對她注目。

但是她在我心裏引起的是一種深沉的納罕。

這人我一定在什麼地方看見過，而且似乎不止一次。那白皙的臉蛋在我的眼睛裏是熟習的，可是我怎麼也記不起我和她曾經有過什麼因緣。

她跟領班的徐先生正在談天。——那一口圓純流利的北平話也是我的聽覺所熟習的。

我納罕着。她忽然回過頭來對着我，接着就向我投了驚奇的一瞥。

「哦，張先生——」

她驀地站起身，高興地伸過手來。

回憶在剎那間醒了。我想起來：

「哦，密司黃，想不到是你！」

在最短的時間裏，我把她的容顏認辨一次，蛋圓的白皙的臉。逗人愁思的細長的眼睛。雖然是變了，過去的夢還在她的眉目間依稀存在。她向我帶着多少親摯與感慨地微笑着，這時在旁邊向我們表示着幾分驚訝的領班的心情彷彿被她察覺了，她回過頭去向着他：

「張先生是我從前在北平時的老朋友呢！」

笑着。一種老練的交際家的姿態。

人世間的事情有許多真是參不透地奇怪。要在我沒看見她以前，如果有人問我黃莉蕾是誰，縱使他明白地告訴我「這是你從前認識的朋友」，我也無論如何不會猜得出來的。倘使沒有事實的證明，我並且不會相信這話的真實：黃莉蕾就是黃淑華！

屈指算一算，該有五六年了，那時候我還在北平念書，而淑華就是我的朋友陳紹棠的朋友。
紹棠和她戀愛着。

我跟紹棠是同級而同一宿舍的。他的經濟情形很好，似乎讀書祇是一種名義，平常並不需要用功，祇是在必要時臨時向我要求一點不大正當的幫助；自然在經濟上我就沾了他的光。就因為

這種關係，彼此間不很自然地加厚了友誼。

戀愛一個美麗的女子，紹棠的得意是當然的。于是常常湊着機會，裝得非常祕密的樣子，向我報告他進行的經過。有時連淑華寫給他的情書也珍重地從內衣口袋裏摸出來讓我一看。零星的報告我是每天能收到的；間隔這麼一個時期，就像對小孩子講述童話似的悄悄地告訴我一段可驚可喜的故事，然後說：

「老張，你看這情形，我們的戀愛快成熟了罷？」

那語氣，那神情，是非常肯定，絕不容許你掃他的興的。我回答道：

「那當然！」

那個高興着，加一句說：

「祇要自己大膽，我相信不會失敗！」

照例得意地笑。

很僥倖的，這樣經過了不久以後，我並且看見了紹棠的愛人——那是我第一次與淑華見面。星期日的午後，由紹棠約定，三個人一起去游北海。

是秋天，輕風暗送着嫩涼。淑華穿着一身淡青自由布的學生裝，滿頭黑髮在迎了風飄；不擦粉，然而是一張白皙的臉。一個嫺靜可愛的少女。

經過紹棠的介紹，我和她酬應地談了幾句話。

「密司黃在女子師範幾年級？」

「明年暑假就畢業了。」

「貴校聽說辦理得很好？」

「也沒有什麼，不過辦事還算認真的。」

其實這詢問大可不必，不問我也明白；雖然是爲了應酬，這樣的談話也太缺少意味了。于是我靜默起來。

那天紹棠當然是興奮的，他夾七夾八地，話說得特別多。可是淑華卻像不大愛說話，她的微笑，她的點頭，都是那樣靜止的神態，使人想起一泓澄明的水。是爲了我在旁邊嗎？我不明白。

當我跑在後面看着他們那一對並肩的背影的時候，不知怎麼心裏竟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，我彷彿覺得這一男一女的影子並列在一起有點不大相稱似的。可是接着我就自己推翻這意見

了一個年輕的男子，一個年輕的女子，他們一樣的漂亮，並着肩在公園裏散步，那豈不是一種跟背景最調和的點綴？我爲什麼要有那樣的思想呢？

見過一次面，以後就有很多見面的機會。原因似乎就因爲他們的戀愛確實已經成熟了。

對於這一場戀愛的喜劇我原是個旁觀者，一切都無須乎我代勞心機。何況當時我爲了張羅每學期自己的學費，常常弄得手足無措，連晚間也無緣享受一次長夜的安眠。在這麼個境地當中，卻不知爲了什麼，當時我竟隱祕地在心裏替淑華擔了一點杞憂。

由于多次的接近與談話，我約略知道了淑華的環境。她的家在天津相近，家裏除了和她相依爲命的老邁的祖母以外是一無所有，她的學費還是她在北平的姑母爲她負擔的。此外，我知道她很用功，在女子師範中是爲全校師友所敬愛的一個。

而紹棠呢？

我始終沒有提起過他是結了婚的。而且，是一種冠冕堂皇的，漂亮的戀愛的婚姻！當初紹棠爲了要完成他和他夫人的神聖的結合，曾經跟家裏鬧得天翻地覆。結果家裏爲他解除了那由父親作主而訂下了的別一女子的婚約，順從了紹棠的意旨。——戀愛的婚姻成功了，不到一年，紹棠卻

又認識了淑華，在他的戀愛史上又寫成了傑出的一章。

而這卻是淑華所不會夢想得到的。

然而悲劇在進行着。

意外的事情終於發生了。在那一年的寒假裏，猛不防淑華跑到了紹棠的家裏去找紹棠，而出來招待她的卻是紹棠的太太。

大家都是受過教育的女子，雖然在這樣不大合式的情勢當中，當然也不至於鬧得很糟。

「貴姓，您找誰？」

「我是陳先生，陳紹棠的朋友，黃淑華，紹棠在家嗎？」

「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好了，紹棠是我的丈夫。」

不愉快的神色在兩人的眉間飛過。

那個躊躇了一下：

「哦，原來陳師母（不愉快中間的勉強的笑影）我沒有什麼事，不過有空找他談談罷了。倒驚動了您，真對不起！」